



旺 旺 的 故 事

文／高長逸

“旺義曠”怎一個令人頭痛欲裂、膽顫心驚、招牌響亮但陰影卻像是鬼魅般拂之還來、揮之不去的名詞啊！爲了它，多少人被剝奪了寶貴的睡眠時間；爲了它，多少人付出了勞動的汗水和身上數也數不完的瘀血黑青；也就是爲了它，大家不得不勞師動衆的衝了一次又一次的機動，在寒風冷雨陣陣的擊打底下，圍著一層層的封鎖大陣。到底“旺義曠”是什麼？是怎樣讓人難忘的一種東西，就請聽我慢慢道來吧。

「好久好久的故事，是學長告訴我，在好深好深的夜裡，會有旺義曠...」（曲：虎姑婆），旺義曠是我們烏石這裡最大艘的一隻注檢船，不但噸位是最大，連犯罪記錄也都是赫赫有名啊！記得當初剛下烏石的時候，每當向學長問起在烏石這兒的注檢船，總是不約而同的會有學長用一種咬牙切齒的神情，敘述著一段他與旺義曠搏鬥的故事，在那時我們這群剛下一線的菜頭兵中，對於“旺旺”的好奇，大過了心中的恐懼！待得時日漸過，羽翼漸豐之後，當時的我慢慢的從守望哨、外勤、升級到可以站安檢，終於要跟每一艘來往的大排小排搏鬥的時候，屬於我的，關於“旺旺”的惡夢才正要開始呢！

記得那是個平靜的好天，空氣一如往常般的寧靜安祥，突然間，只聽到遠遠汽笛的一聲長鳴，在我還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的情況下，只聽到身旁的學長喃喃的暗叫一聲：「終於來了」，就

飛也似的奔去通報了當天留守的主官，隨即，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看到好幾個學長在睡夢中被挖起來嚴陣以待，在傳說中的旺義曠 88、99 兩台船才在安檢區停好，學長們就帶著我一擁而上，開始逐艙逐艙的清查起來。真不愧是旺義曠啊！碩大的船身就不提了，光前面的甲板就有六個艙口，更糟的是這些艙中踏腳處還真的不是普通的爛，本身壁面又濕又滑不說，落足的空間連讓腳夾構著寸刻都很勉強，於是乎我只好手足並用，加上少許的橫練輕功梯雲縱護體，才得以在顛陡油滑的艙底安然著地。真是驚人啊！光這六個艙中就有半數是延伸的艙口，光線昏暗不說，較深處的地方還要半鑽洞狀態才進的去，往往是一趟下來，乾淨的外套立刻報銷。

除此之外神奇的還在後面，潛藏在冰庫的底層，令多少英雄束手，多少同儕含恨，難攻不落而素有“惡魔的洞穴”之稱的終極密艙，才真的是叫人永誌難忘，艙的進口設在冰庫內光線不覓之處，上又有堅實的門戶覆蓋，想只靠雙手來直搗黃龍門都沒有，因爲那是個連三四個人合拉都拉不開的緊艙，想要破門而入，經學長指示，要在艙門口約兩點鐘方向處，貫足真力，以鐵撬施以重扳，才能發揮四兩撥千金的功效將艙門打開，其實說也奇怪，之後我也曾經以同樣的工具不同的著力點試過，可就沒有一次能成功的打開，讓我不禁對前期學長竟能找到此破艙的關鍵點而大



表嘆服！打開艙門，照例是沒啥完整的落腳處，只得雙臂為輔縱身入艙，兩腳一踏實，入眼所及是一個彎腰能進的小洞，屈身而進，探照燈一照，頓時讓人張目結舌起來；大家曾經看過石灰岩洞嗎？石灰岩洞往往因為天然的侵蝕，輔以少部分的人工鑿砌而形成，主洞旁不時有分支自成一塊區域的狀況產生，而現在我看的景象竟似如此，不過半人高的洞內，竟然是豁然開朗的一片洞天，艙內遠比想像中要大的多，還不時的有分岔小洞往旁支延伸，真是千迴百轉、綿延不盡，若不是因其改艙用心不良的話，我還真的為船主改艙的巧思感到嘆服！空想歸空想，正事還是得做，耐著性子在每個能及的角落搜尋摸索，在昏暗中跟黏人的焦油水漬搏鬥，爬完了艙早已全身是汗，還得在旁人的借力之下才能離開這夢魘似的洞口，結束了對這艘船的搜索。

之後安檢的次數逐漸頻繁了，除了練就一身俐落的身手之外，對於旺旺的密艙也開始見怪不

怪，前一陣子轟動全二大隊的旺旺牛蛙事件我也恰在現場，那次總計有兩百箱的牛蛙被從船上洗手台下的密艙中取出，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一件事，尤其對於悶很久的海巡弟兄們更是如此，因為礙於法令與現實之故，這類不是載運毒品槍械的走私船並不會遭到很重的處罰，連當天到場的新聞記者也說他本身不知道就跑過多少次有關旺義曠的新聞了，而看著旺義曠船主一副「抓就抓，大不了我下次再走」的神態實是頗令人憤慨且無奈，希望政府未來能明定更有效的罰則來制止此等走私的歪風，“旺旺”能早日改過向善不再走私，更希望大眾能給與我們海巡弟兄多一些掌聲，畢竟我們每天沒日沒夜的辛勞是不能夠被抹煞掉的啊！

向默默守護著台海緝私第一線的海巡弟兄致上最敬禮！

（作者任職於第一二岸巡大隊烏石港安檢所）

